

汪靜年的彩色世界

施雪玲訪



「這是任何一個一歲到九十九歲的「孩子」都會著了迷的世界——」

（前言）

「人生七十」對現代人來說，雖然不再是什麼「古稀之年」，但大部份的人到了這個時候，也差不多都準備從事業或家務退休下來，享受著含飴弄孫之樂，或者頤養天年了。可是，對汪靜貞醫師而言，七十歲才不過是人生的峯迴路轉，是她開始繪畫生涯的起點罷了。

（六十八歲才拿畫筆）

五、六年前，當她結束了在新生南路的婦產科診所的醫務之後，她放下聽診器，放下針筒、手術刀，而拿起了調色盤和畫筆。

一個六十八歲的「老」婦人，從來沒有人教過，却怎麼想到要拿畫筆呢？而且還會畫呢？這個故事，說來一點也不傳奇，她既沒什麼「神明託夢指示」，也不是為了要當什麼「藝術家」，她畫畫，只因她喜歡顏色，喜歡五彩繽紛的世界，所以她才想創造一個彩色的天地，來娛樂自己。於是，她弄筆玩起顏色來，就像小孩玩具一樣。她在調色盤上和各種顏色玩耍，指揮它們，叫它們到圖畫紙上來為她說故事。

她的處女作是一張斜倚在樹下的王昭君。為什麼畫王昭君呢？「因為我喜歡王昭君那首歌，喜歡王昭君的故事嘛！」王昭君出塞和番，沿途跋涉，受盡風霜。「她太辛苦，所以我畫一顆大樹，讓她休息。」在她的彩色世界裏，無論一花一樹，一草一木，樣樣生物，都有它們的生趣，而她的畫筆就像童話仙子的星棒一般，什麼東西，只要經她一點，都能叫你的眼睛發亮，那是任何一個從一歲到九十九歲的「孩子」都會著迷的世界。

（只因她是「好色」之徒）

蔡老師又提到一項我們也常考慮的問題——付帳，老師說最好從事於不太要花錢的活動，遇著花錢的機會是愈少愈好。女孩子不要有「吃定男孩」的心理，讓男生付一些不太大的帳還可，但要體諒對方的經濟能力；畢竟做學生還沒有能力賺錢，用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錢。彼此取得「默契」「諒解」後，這個付帳的問題將有很自然而圓滿的解決方式，豈不皆大歡喜！

當有更深入的交往和瞭解後，除了彼此尊重、測心和愛護外，不要認為只要在一起玩兒便能，應該有些兒心理準備了，那便是建立家庭，只要雙方均能互敬互愛，重視彼此生活的協調和深切的責任心保護下，家庭才能夠維持得幸福而長久。婚姻是愛的延續，不是走入愛情的墳墓！

有許多女孩關心著交了男友，是否會影響彼此的讀書情況。蔡老師說，年青時代感情特別豐富，這是天賦，尤其剛在感情上接觸到異性朋友。但意志很重要，做適時的想念並不壞，也不是罪惡。把不必要的罪惡感驅除，轉移注意力到更有興趣的事物上，該能收到暫時不思念對方的效果。比方聽音樂，玩玩樂器，看看開書，都是好方法，不過感情建立在正確的觀察

之上，彼此的影響應不致很大，因為觀察清楚了，你便能有效果斷的抉擇，較具體的方案，和較合理的行動，自然心安理得，也就不會牽三掛四，患得患失了。

對於「醫生夫人難做」這個問題，快要變成張老師的蔡老師說，女孩子應該能基於相互的默契，而對他有職業上的諒解，並先有心理上的準備，給予他適時的協助，這樣當更能達到美滿愉悅而經得起考驗的美滿姻緣。總之，家庭是社會的根，有健全的家庭才有健全的社會，這一責任，也都握在咱們女同胞的手裡了。

記載了這麼多文字，還是有些蔡老師所侃侃而談而未及淋漓盡載的遺漏。我只知道蔡老師正符合了他給學生紀念冊上簽字時一貫的叮嚀：「風聲、雨聲、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」蔡老師便是這一位，心胸開朗，風趣幽默，博覽群籍，愛跟學生們打招呼、聊天和開玩笑。却在輕鬆談笑中給學生們輸入了許多別堂課所學不到的東西。他要我們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關心，我們怎能不聲聲入耳呢？如果你問他為什麼整天神采飛揚，光彩滿面，雙目灼灼有神，腰桿挺得挺直，衣服穿得乾淨整齊，而

且都精力充沛，笑容滿面？他還會告訴你，做事盡責，待人亦如此，以服務的人生觀為出發點，盡心、盡力、盡能，怎能不使心情愉快，事事順心呢？

蘭心攝影

專營：沖出外賣 白服校旗 黑禮學文 色娘圍機 彩新社相

價錢平·色彩美
蘭心彩色沖印
令您的照片
永留珍貴歷久彌新

地址：台中市北屯區錦南街31號
TEL: (042) 244859
另設有草嶺山莊 中部代理服務中心

素質高·服務好

爲什麼會想到用那樣鮮艷奪目的色彩呢？如果說繪畫是人生經驗的觀照，那麼閱歷了七十多載人生的人，早就滿心滄桑，滿眼灰撲；而她的畫面却到處充滿鮮艷的色彩，有如孩童初認識這個世界，樣樣都有趣，處處都新奇。想知道她著色的秘密？只要在她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！

不認識她的人，第一眼會被她那身「奇裝異服」嚇一跳。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婦人，還穿那種花色奇鮮的襯衫與毛衣！穿花襯衫不打緊，脖子上、手腕上、玉的、瑪瑙的，七顏八色的長項鍊和手鐲子是掛了好幾串！一頭黑溜溜直齊耳的頭髮上，戴了頂鴨舌帽（其數目可達七十多頂，可與鳳飛飛媲美哩！）腳上蹬雙輕便鞋。瞧！這身堆滿顏色的裝扮，不要說和她同輩的人，就連比她小二、三輩的年輕人，也會自嘆不如，咋舌不已。也許有人會以爲她這身「老嬉皮」式的裝扮，是企圖標新立異，嘩衆取寵；其實，她的動機是很單純的，只因爲她喜歡顏色，她巴不得把所有世界上最漂亮的顏色統統攬到身邊來！

「我想這可能和我的個性有關，從小我就喜歡看東西，我的眼睛就像照相機一樣，什麼東西只要看過，顏色不會忘。」天生對色彩就敏感，加上「看」了幾十年的人間事物，於是，許多東西一呼即出。「看您的畫，一點也看不出才學畫五年！」很多行家都這樣稱讚她。「其實我很笨，我只是肯下功夫而已。」她硬是不肯讓別人所謂的「才情」來掩過她真正的努力。「我每天都會畫，畫很久，有時候畫到天黑了也不曉得要開電燈，天天畫，畫到凌晨，就這樣地畫禿了五支筆，畫壞了一隻眼睛。」「爛筆出好字」，她相信一動天下無難事。

聽聽她們！

談女孩子的

昨日今日明日

女孩子從一個小圈圈中走出來，不祇是近半個世紀的事，她們在這五十年的歲月中，對於評估自我價值，確立生命信念，體認人際關係以及在客觀的生活條件方面，做了怎樣一個程度的改變呢？而今後一位女性又當如何自處呢？爲了廣泛地了解一般女性的看法，我們走訪了四位生長在不同年代而又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，請她們就她們的經驗與見解，來爲我們剖析這些問題，而從這些訪問中，也可以看出，今日的女性是經過多麼辛苦地蛻變，才得到現有的地位與成績。我們不善保既有的成果，而續開更爲光明的未來嗎？

自在惜福的人生觀

走出她那熱鬧非凡的彩色世界，她的生活也奇特有趣。行醫三十多年，她還是住在信義路三段路旁人行道邊的一幢老屋裏。房屋古舊，客廳裏的一桌一椅幾乎都是當年從大陸帶來的傢俱。家裏只有曹說老先生與她夫妻倆相依爲伴。「老來寂寞」一詞，在汪醫師年輕的心境中，只有退讓到一邊。所有可以吃的東西，她都愛惜；不僅如此，愛惜樣樣生物，更是她的人生觀。「凡物皆有可觀」，單就其中一點點生趣，就足夠疼惜半天了。「有時候我看樹，一棵樹就夠我看上半天了。這個世界上樣樣東西我都覺得可愛，我沒有理由不喜歡它們。」

千金不如健康和快樂

所以，她當醫生的時候堅持兩個原則：一個是絕不爲人墮胎；另一個是不看重錢。「有些醫生年輕時都懂得賺錢，一塊錢看得斗般大，看病要錢，這也要錢，那也要錢，結果他們賺足了幾千萬，可惜到頭來差不多都四、五十歲就離開人世！」說起來，身體第一，其餘都是其次。所以她只要快樂不要錢。

她三十歲那年，由於母親幾度病危，而立志學醫救人。從她離開完成醫學業的日本大學，開始行醫三十幾年，自認諾言已實現，於是她結束醫業，把對病人的照顧回頭來照顧老伴和自己。

「雖然沒有子女，可是我畫了兩百多張畫，這不就像我的兩個兒子女嗎？」「寂寞」似乎從沒進過她的心扉。她的彩色世界已經夠她嬉遊流連了。何況還有附近經常來找她玩的一大堆小朋友、大朋友與老朋友呢！

牛媽媽



筆者：牛媽媽今年高壽？

牛媽媽：我今年六十八了，民國元年生的。

筆者：您老家在那兒呢？

牛媽媽：老家在山東，那兒是山東的鄉下。我爸爸是私塾的先生，我從小由奶媽帶大，奶媽一直跟我到二十三歲，才由她兒子接回去。

筆者：您父親是老師，那您有沒有隨他唸過書，識過字？

牛媽媽：不，我不識字，以前那讓我們女人識字，我爸爸老說：「你在前面認了字，到頭來還不是要到後邊兒廚房替別人忙活。」所以啊！我爸爸有滿屋子的書，我不但摸都不能摸，連進都不讓我進去呢！我以前脾氣不好，爲了氣他們不讓我識字，我把爸爸的兩架子書都給掀了。有時候，爸爸在課堂上講書，我就躲在門後聽，被爸爸發現了，就叫奶媽把我架上樓去，總之以前女孩子是不作與唸書識字的。